

白  
華  
後  
稿

白華後稿卷之七

南滙吳省欽冲之篋

男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校字

記

湖北學署新修文昌閣記

自利祿之見錮於人之心謂科舉一途有神焉司之其感應甚顯其善不善甚微斯文昌之祀日以殷而令典弗之禁儒者亦弗以謂黷者也按北斗第一星至第四星曰魁其下文昌宮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具見於司馬遷之書班固言斗魁戴筐爲文昌宮五司祿六司災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

所聚昌者揚天紀故曰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

李固又曰尙書乃文昌天府選舉所由定隋志特文昌六

星有司命司中而後鄭嘗以司命司中當舜典六宗之

二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記祭

法天子七祀一司命諸侯爲國立五祀一司命王制大

夫祭五祀後鄭註亦曰一司命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

司命二司中三司祿屈原九歌第五大司命主人壽夭

少司命主災祥司命有大有少其少者夷列五祀諸侯

以下皆得祀之後鄭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

讜告而應劭曰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

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象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汝南諸郡祠以豬以春秋之月宋汴京故事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於竈用醮塗竈門謂之醉司命今竈神謂之東厨司命應氏之意以五祠之司命當文昌之司命不敢與三台之司命齒而祀文昌者復以司祿之職爲司命所兼司且以斗之魁肖魁星之神魁有首訓決科家謂舉首曰魁顧氏炎武以文章之宿曰奎不曰魁然嘗考魁居北斗樞璇璣權四星奎十六星旁殺而下垂西方咸池之宿亦名降婁與壁連體壁主文章圖書奎曰封豕一曰天豕一曰封豨主溝瀆

主天之武庫自宋初五星聚奎占者鑿空爲文明理學之兆而奎星與壁宿相混奎復沿誤爲魁世之人以文昌天府選舉所定尊之以帝君實之以梓潼張亞子援天神以混人鬼丹垣縹瓦殆徧區宇抑已僨矣余使齋之東有小樓雜祀文昌魁星歲久圯壞余畀錢二十緡修之蓋司命大小之異見之楚九歌所歌而別置小屋尤合於應氏所述之義若熊氏伯龍顧氏景星皆楚人其文昌祀記與顧氏之說皆不無舛略故告以奎與魁皆非文章之宿而文昌有六星司命有大小考古者當鏡其得失云

湖北學署新增屋瓦記

今視學之使三年一受代代者至歷諸郡歲科試其間  
居試院者先後纔數月多或及一年當蒞任初縣小吏  
抱牒請三百餘緡償供頓頭錫什器之直其土木之直  
亦五六十緡然有名無實第黜堊而新之卽他日亦稍  
完繕而仍以飽蠹胥之手苟蔽風雨傳舍視之予亦猶  
是志耳計予庚子冬蒞官至今改朔二十有九春雨不  
休室無乾土深愍夏潦之不時而及早則易以治也楚  
之瓦髻而薜貓鼠翻觸縱橫破碎葺之者排而覆之其  
力愈分其縱橫破碎遂愈甚爰料瓦二萬二千千直錢

五百益以罍灰工役之直二十千彌補缺縫鱗如脊如  
今堂室廊廡灰色新舊大小相錯凡以此也工既竣視  
掾吏各科房其後架漏若露處益以瓦六千五百工直  
三千衆心欣欣請爲文記其略予觀漢制官寺鄉亭漏  
敗牆垣阨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至郭林宗頓宿逆  
旅明發必親汜埽而去今使節所駐不第逆旅爲時閱  
夏秋而冬不第信宿費不繁役不多其於各科房不及  
損享客一二筵之費而數年以內無旁風上雨之虞爲  
利頗大事不可眩其難而工不可不察其實舉而筆之  
後來者其亦知所從事矣院署自康熙丁巳武進蔣公

永修購民宅始其堂則自雍正甲寅睢州蔣公蔚重建  
枕山之室則乾隆庚寅任邱邊公繼祖改建三餘堂則  
乾隆甲午仁和胡公高望改建後有草亭則乾隆戊戌  
歛洪公朴移建夫惟官舍本傳舍而學舍尤甚諸公者  
不以傳舍視官舍而無碑版可考故訪之掾吏之口牽  
連紀之雖爲費不同而舉有以示於後

光祿寺題名版記

漢光祿勳秩中二千石主宮殿掖門戶其屬有比二千  
石之大夫中郎五官右左三將虎賁中郎將至比四百  
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而止東晉中以光祿大夫爲散



官或加官而光祿勳不復居禁中職尙如故梁改勳字爲卿北齊始曰光祿寺置卿置少卿兼管諸膳食帳幕唐光宅閒置大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署皆屬寺今寺治東安門內一統志所謂宣徽院故址者也徐必達寺志謂寺門在東安門橋右劉若愚燕史謂寺過橋則東安門而孫氏承澤謂在東華門內者俗以東安門爲外東華門猶西安門稱外西華門也寺負北面南四署列堂下堂左典簿廳右鹽庫又西少北銀庫黃冊房東南燂食房惟酒庫在西安門內少西北距寺三四里其長滿漢卿各一滿少卿一漢二康熙三十八年裁一並裁

漢寺丞乾隆十三年令侍郎以上官兼管寺事當躬祀壇廟飲福受胙時進爵進胙之禮兼管者或滿漢卿司之餘職事無異簿書奉行畫諾清簡凡祭薦

奉先殿與夫宴饗醑奠之食供有常品品有定價自乾隆二十七年以歲支雞豕銀三萬兩聽 尚膳房自購

皇上清心寡欲不以天下養一人視孫氏所稱前明寺用額銀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者奢儉固已懸絕視康熙間歲再請戶部六萬兩貯庫應用者猶不及六之一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司左藏者有以知足國之由侍講筵者有以知養心之本省欽自翰林蒙 恩遷此

稽之會典乾隆二年後增則例至十餘條而署正以下  
官執事朝祭時准帶數珠亦自乾隆四年始職簡秩榮  
昔難今易豈長是寺而令其無可考歟今少卿宗室誠  
公爲英親王五世孫言寺故王邸或又言光祿寺六科  
結銜得稱內府內府者科廊在端門內寺在東華門內  
然明職官志在皇城內者內閣及內官二十四衙門而  
已張元易在寺種竹甚蕃又鵝倉鵝池及瘞象骨空地  
斷非東華門內所有草昧經綸親藩擁護或借寺爲邸  
而於東華門內直房視事逮順治八年王獲譴而寺復  
其處其直房亦撤去耳光祿卿少卿類漢少府丞之職

漢光祿卿類今領侍衛大臣之職今光祿大夫則一品  
文臣受階何者不當考釐何者不當敬守爰確指其定  
方而乾隆以來之寺之長並榜諸堂版

順天府府尹題名壁記

今親民之官莫如府州縣之長縣屬州或與州同屬府  
順天奉天皆謂之京府府置尹一丞一丞之職專視學  
校而尹以掌治理爲務尹奉天者丁賦田賦由盛京  
戶部達戶部覈之民之獄旗與民交訐之獄會盛京  
刑部達刑部覈之尹順天者流以上州縣由臬司請督  
臣達之刑部而尹止決輕罪丁田之贏絀倉儲之出納

州縣由藩司請督臣會尹達之戶部而尹止畫成諾蓋國初有尹有順天巡撫保定巡撫康熙初併順天巡撫入保定旋改爲直隸巡撫雍正二年升直隸巡撫爲總督管巡撫事與尹相涉者鮮若耕藉若迎春若鄉飲若監臨鄉試奏雨雪之分寸錢價糧價之參差守壇守祠役其戶大祀中祀選其犧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似不難勝以任焉然而莊田旗田半屬貴近少一偏嚮或致病民民車受役不均與州縣之庶獄之不當者朝訐部院夕譴朝堂良以我國家綱紀百度德宣情達輦轂之近時罔弗欽徵特視他郡守難卽奉天尹責亦少間矣

百餘年來鉅卿相望然 國初第以漢軍尹之康熙十年後始用漢人雍正間尹或缺人至以尙書都御史兼署乾隆十四年冬尹旣拜矣 特命侍郎蔣炳兼管其印仍歸尹手遂爲故事尹之爲言正也書尹茲東夏是也其以之名官則書庶尹允諧是也周太史卽左史內史卽右史秦內史在郡守上與周書言書動之職不同漢武帝改景帝所置之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都尉爲右扶風謂之三輔百官公卿表第右扶風十二左馮翊京兆尹十三其時丞相哀帝改大司徒大司馬御史大夫曰三公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

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三輔曰九卿名曰九卿  
實十三卿後漢河南尹若今順天尹京兆尹若今奉天  
尹同部司隸而河南尹主京師特奉朝請晉魏以還世  
輕世重其輕者西都東都北都與鳳翔成都河中江陵  
興元興德府並稱尹而元時任供需之事謂之供需府  
其重者或親王遙領或親王專判以待制以上官掌印  
謂之權知府而避尹之名不敢居今尹之守一準明永  
樂十年制所云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徭役謹  
祭祀闔戶口者而畿甸風清無豪強可糾無百姓甚疾  
苦可告春臺熙熙與道同治視三數十年前爲之尤易

以辦矣漢應邵以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注其清濁進退得述事之實後人足以勸懼予驚下班 記注者十五年卿光祿二年承乏是官考府吏有前尹到官殘冊自康熙十八年始而畿輔志謂康熙三十年以前尹無考國史督撫表又不以京尹附適同年生歸安戴璐龍塘給事禮垣屬其遍考科抄如立春日進春有疏正月望十月朔日舉鄉飲有疏舉耕藉發文武鄉試榜有疏疏列尹名自順治元年至今或四五年一尹或一年三四尹尹署尹較若列眉揭之堂版而乾隆十四年後兼管尹事者別爲一版不惟使五州十七縣之吏民得考



其姓氏里居抑使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於此發深省也

松江義殯記

京師民物蕃會來往熙攘正陽門東西之街衢會館鱗比每郡縣京朝官遇有賀弔之事及歲時伏臘於是乎行禮其西南東南隙地往往置義園以殯其鄉之旅死而未得歸者歲久則疎之凡以推任卹之誼廣慈惠之術而王政亦待以補萬之一也予自戊寅夏入都鄉先生蔡侍郎鴻業范給事械士倡置會館而吾邑張郎中大金佐其經理非選人舉子不得入戊申秋有汪孝廉觀寄野寺將發寺僧重索賃直乃平之而計善後者會

育嬰堂官產有破屋八椽隙地十五丈將鬻之以易他產乃購而新之糜白金二百三十餘兩俟取足於鄉之人而名之曰義殯蓋園之名近於嫌漏澤園在宋係官置至殯義有二於旅櫬爲近檀弓曰殯于客位劉熙曰於西壁塗之曰殯賓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塗曰櫬櫬木於上而塗之也蓋大夫之殯櫬三面土不櫬旣葬則還祭於殯宮謂之虞殯此殯之在家者也檀弓曰殯於五父之衢註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窆殯待於引此殯之在外者也死者以賓接之故妻之旣死亦曰殯殯而櫬櫬而塗要以避水火之患特士大夫之殯

遞殺於所尊若掘地下指至衽而止士庶人同此殯禮  
在家在外無不可名爲殯也其殯於隙地而坎之則假  
葬於道側之義也其殯於館而奠之則阼階西階兩楹  
間之義也古者喪而無主朋友主之故曰朋友死無所  
歸於我殯殯而在旅主之者宜在鄉人矣若夫松江之  
爲府其得名昉於書注後人加水松旁致失典訓記諸  
版蓋薰來者之恢大之而記諸石耳

重修雲間會館版記

聚一郡之材於輦轂之下若舉士若舉官蓋理大物  
博而無俟乎時處處矣然里區傳舍之設有力者至之

如歸其力之不足或俵俵無所之至仕於朝者歲時伏臘樂生弔死之事所僦屋苟不足以容則度地定居以會於是是亦通里區傳舍之窮而有基勿之壞也京邸雲間會館創於乾隆己卯冬十月時子與王少司寇昶以中書直內閣而少司寇蔡公鴻業侍御范公棫士刑部郎中張君大金斂費經紀之館在延壽寺街爲張少宰集故壻其孫景星貶值以成其美而蔣家衎衎亦有少宰宅一區後爲其從子文敏公照邸寓歲月不居典入他姓郡之人計時值棄館而贖之爲今館視舊館廣過半也十餘年來剝落欹倒上雨不蔽廳事尤甚壬子

春以事會飲子計應存應入之錢凡五百餘緡其東廂  
後室及庖湍井厦廡廁之屬或建或修復需緡二百餘  
姑應之待償於後之應入者閱四月工蒞舉便之而予  
爲之記曰松江之名雲間本於陸士龍一語而其後遂  
爲故實也松江之不可名雲間猶順天之未可名曰下  
卽王子安滕王閣序不以吳會爲吳會稽止以爲吳都  
會而實亦不專指今松江元明後松江置路置府記載  
之家自府志外若志若雜志若識畧識餘多係以雲間  
若文若詩若書畫醫奕之屬亦皆指數之曰雲間派不  
曰松江派夫以經注史志明載之地而不得與士龍五

言者較殆未足爲典訓矣德功言三者之不朽孰不慕之乃言之不朽要有德蘊其間其功則又因言以見若士龍者德與功無與也藉曰立言是言亦非其至者也風會所運有開必先當時負以俊聲後世習以掌故適是館者知清言之尙不以廢循是而上之少有與於功德之數卽推之末藝雜流皆有一涓埃之功與德而非以便其身則程子所譏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幸解免夫萬之一而一鄉一國之善或庶幾焉至三十餘年來飛沈聚散存歿之感其與聞創館之議者惟予與少司寇在耳今之視昔俟後之視今拳拳者何如也

館之名仍其舊者秀水朱氏在京師著日下舊聞一書  
今

欽定日下舊聞考從其朔故援之以爲名是館之義例

壻上海喬注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八

南滙吳省欽沖之篲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記二

重修順天府育嬰堂東西房記

今府州縣置留養局待老而無歸者曰養老堂普濟堂其育嬰堂則收所棄之嬰乳之以母一母嬰四五俟其少長聽子之者繼之去京師西普濟東育嬰府尹領之各擇一人司堂事而東堂經費不及西堂十之四堂故無恙乳母所居之房東二十七間又大門旁東六間窳陷二尺餘夏潦成浸西透北十九間亦墮壞不可居庚



戊秋雨潦尤甚會四方之仕而已者結壇祝

釐前臬使王君廷燮太守馮君挺等以壇費所贏銀千有五十金輸之爲官用以司事王路嘗出己力修大門亟檄通判馬愚計其值而路董之易錢七百四十餘緡冬而飭材春而飭工予旣以正月遷去不三月而病甚懼築基重建者易瓦檐若柱者之弗程度也疾止詣視喜而曰鰥寡孤獨廢疾之民雖堯舜之世不能使之無亦不能博施而濟也然鰥寡孤獨廢疾之不能自養或者自致之若嬰兒墮地無罪就死不孤而孤其慘殆又甚焉特嬰之待育不如鰥寡孤獨廢疾待養者之多

國家子惠困窮五城額給錢米者不下四千入而普濟堂歲給銀一千兩又給米三百石自十月至二月日食七八百人堂之嬰曰不過數十其難易似未可同日語耳然歲入僅給不能以及其他乃所居者寒暑燥濕之是虞則其害愈甚於門堂之不治而育者恐以不育矣育之義曰長曰養始生曰嬰鄭氏注雜記以嬰爲鷺彌翳彌卽倪之切音故陸氏孟子音義以倪爲鷺倪其訓胷前曰嬰猶以鷹當借訓爲胷前骨之鷹嬰在母懷曰腹我稍長在背曰鞠我是堂之嬰誰腹之而誰鞠之而就乳於是譬諸昆蟲草木姑煦嫗挺茁其間爲可憫也

況夫龐洪淳固逢 國大慶萬流嚮義舉其所餘不以  
自私而以推廣 上德其事可泯不傳耶錢之贏既  
歸之西堂而茲房之修記之於堂之楣其復修當閱之  
三四十十年後越在乙卯 天子膺祚周甲嵩呼同效  
壇費所餘或可計及夫乳之者焉是又嬰之幸結壇者  
之願而舊尹之所自媿也夫

重修華亭縣儒學署記

古者祀先聖先師於學無專廟亦無專師漢立孔子廟  
其後郡縣皆立廟立學宋以後謂學爲明倫堂堂後或  
堂之旁有舍以居學之師大都就嚚地爲之亦間有區

廟與學爲二者而學之師之署則無不與學毗華亭於國初析婁婁又析金山華亭又別析奉賢縣析則學析學析而華婁之孔子廟不析華亭學署距宮牆數十步明季董尙書文敏嘗爲濮君元華記其修署之緣起百數十年來屢費繕治記載缺焉比六七年間學之師別僦廣舍而署日壞去年夏吳縣顏君權攝學篆思葺而新之今年春奉牒注授亟率律四十緡而邑大夫與生徒起而欣事軒乎藝乎秩如翼如可圖可書可琴可歌可尊可壺升我堂兮循我塗入我廟兮達我衢今之門閭邇之沮洳也今之醴醢曷之荆蕪也華亭首七邑而

學之署亦蔑以踰是負笈者所憚愉也而後之來者亦以是爲高明之居予嘗尹順天大興宛平人間以二縣無廟無學均附之順天府學爲疑不知大宛之生若童統以府學統以府學之師而八旗生若童又統以滿學之師師異學同制垂永久今華與婁同廟不同學學不同署故不同乃其無不同者仁義禮智信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文推而廣之此物此志署母小兩齋六堂之彥不有踵而起者乎顏君名廷耀其字甲午鄉貢進士記其事者前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南漚吳省欽沖之甫

江西貢院至明堂壽章井記

明初建天下貢院其堂外簾曰至公內簾曰至明後惟至公之名不改而京師內簾改聚奎南直改衡鑒他行省多類是惟江西雲南考官所居名至明如故歲壬子予典江西試既入闈秋暑轉酷堂西一井泥入水石且斗堂後同考官所居二井亦然舉患張泄章江水距院三里餘力不給乃於次場竣日役夫先搯堂西之井及三尺搯者遽呼號水跑突且滅頂援繩急升嚮汨汨不絕鏡清醴甘涵瀚盡取諸是爰字之曰壽章井並告之同事曰井之用養而不窮故畫野象井且市必有井故

曰市井賜夫之所掬渴馬之所奔較之挹注灌溉之功  
尤切而要正不必軍行神助既濟之受爲無窮之拜賜  
已東井者南之宿而井之利遍天下以內簾之官吏匠  
役不下三百人使枯喉燥吻從事於筆札之間遲之一  
月之久其有不殆者乎大雅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  
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誠以山河兩戒皆應河漢之精  
天之章在雲漢國之章在作人章之成非一人亦非一  
時故歸之文王之壽考今秋八月日躔壽星之次而井  
泉之賜適逢

聖天子萬壽之辰蓋井之脈殆通章水彼沮漳清濁漳

皆以章取義然惟豫章水從章章水卽豫章水章之爲  
言明也文也舉子之患患不文試官之患患不明文明  
之象應乎下必文明之治成乎上掘井得泉固莫之致  
而致焉耳而區區文字之祥已哉井之鑿在乾隆甲子  
冬至每屆科期濬之而不及泉故主江西試者多以水  
惡爲苦監臨託公倫提調陳公蘭森監試恒公寧在至  
公堂稔其事欲其後來之知所從事以利濟於無窮也  
請予文勒之版於是乎書乾隆五十七年重陽後一日  
江西鄉試正考官工部右侍郎南漚吳省欽沖之甫

松鱗閉戶圖記



余自四十前未嘗乞寫真庚寅夏使桂林道出黃陂有  
寫真無錫某生在縣署祖母命寫石闌點筆卷歸而題  
詩者數十家去夏武昌竣試有告閔貞善寫真者貞坐  
余小軒寫成面少瘠而蒼告者亦弗謂盡肖也軒有二  
桐貞以前卷旣寫桐別寫松三四株下菴軒戶一童子  
挾書進取王摩詰訪呂逸人詩意名之曰松鱗閉戶客  
以京僚非閉戶之人京邸非種松之地王之目逸人則  
可子以之自謂未可矣余應之曰王充以俗儒守文失  
真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此閉戶  
著書之來處也逸人所居有松故裴迪和此詩亦有青

松白屋之句而王集本閉戶著書文苑英華作看書唐詩紀事種松皆老作龍鱗集本作皆作老龍鱗然頷聯言看竹不應更言看書考工記作其鱗之而種松既老鱗乃作然若以謂作老龍之鱗則鱗非老龍始有也以余之淺學未能看書敢云著書而閉戶種松皆志力可爲之事若王過崔處士林亭有云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豈余之私所敢出哉

勺湖草堂圖記

阮參議吾山葵生爲省欽言淮安舊城良隅有勺湖湖南有市先裴園先生宅焉湖之北草堂數椽蔬畦相接

梧桐椿柳可百株春桃始華夾湖上緋林掩映蓋先生  
居翰林十五年其間視學典鄉試分校會試各一歸而  
板輿養志門弟子築堂集講朝迎夕送者二十年先生  
歿而堂汨于甲午之八月黃流冒堞府第並圯會荆太  
守如棠爲先生鄉試所舉士輸奉復之命工作圖圖成  
題者若干人爲偷兒掩去參議贖自佑肆出圖及袁孝  
廉毅芳程吉士沆勺湖書塾記程編修晉芳重修記王  
司業太岳勺湖草堂圖書後凡四篇見示其於靜躁之  
旨師弟子講業問道旣歿勿替之義長言之如不足矣  
予則何言試卽塾與草堂之義析之曰古左右塾在門

內羣弟子朝夕萃處其業洒掃應對進退象數書計其  
文易書詩禮樂春秋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  
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效極之齊家治國平天  
下非區區善之云爾也教者學者之于書猶湖之於勺  
也然而扶世翼教莫備于書舍是無以爲教亦無以爲  
學書堂書院之名其昉自唐不過以謂藏書之所兩宋  
而後往往卽先儒講學之地葺爲書院奉祠香火集生  
徒絃肄其間而塾之制鮮有問焉者矣先生之家宜有  
塾其湖北之居宜曰草堂梁周紘慕蜀草堂寺林壑之  
美卽所居鍾山置草堂其後李白杜甫白居易魏野之

徒皆有草堂皆名於世今立主祠先生稱以書院書塾  
不若稱以草堂爲近質矣予曩視蜀學考文翁禮殿石  
室杜甫草堂舊跡皆爲文記之洎視楚學訪薄學士有  
德視學時所建勺庭書院者勺庭故學士號其澤亦已  
百年視茲之一建于門弟子再建于守郡之門弟子風  
韻爲何如也勺之器受酒一升有示人立廉之義于文  
通作酌酌洞乃以澤人展是圖者跡草堂而升之其亦  
低徊沿泝而爲之盎然滿腹也夫

不佞求堂記

賦詩斷章古之訓也孔子之言子路曰升堂曰不佞不

求何用不臧朱子忮訓害求訓貪蓋從馬融說以爲疾  
貪惡忮害之詩也是詩四章毛鄭以前二章說淫亂後  
二章說久役朱子集傳以婦人思其夫行役於外故以  
雉之舒緩自得興行役之苦然雉飛高不過丈遠不過  
三丈故城者以高丈長三丈爲一雉雉不可以興行役  
又雉飛甚疾陸農師以若矢一往而墮則泄泄雖訓舒  
緩而不可以雉羽爲舒緩且其鳴曰鷺曰雉亦安有下  
上其音如燕燕如黃鳥者詩之意殆以雉羽泄泄雉音  
下上乃常道之反反常則爲不臧王風以雉喻君子而  
孔子於雌雉亦有時哉之歎其時也其臧也然匏葉言

求其牡小弁言求其雌潘岳射雉賦言悍害彘迅是雉  
固不無忤與求者君子鑒于雉之忤求而懲忿窒慾充  
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純純常常以日進于正大高明  
之域譬之由牆得門由門至堂由堂入室此孔子謂子  
路誦之非卽爲子路誦之觀論語引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唐棣之華深則厲淺則揭皆不  
係詩云而是章係之以其由也與猶我行其野之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之下係之曰其斯之謂與語意一例良  
以不忤求之學卽素位而行之學子路物焉未化而鄭  
氏所謂不忤害不求備于一人君何用爲不善而遠使

之在外者不知君之使臣因有善而使之不當因有不善而使之支離附會是不可以說詩抑不可以說論語矣。署扁昉於蕭何蒼龍之闕四字其後宮殿堂室多節去語助字而蘇子瞻嘗書思無邪齋爰仿其例竊取馬訓名所居堂曰不佞求請

皇十一子親作擘窠一筆揮灑龍跳虎卧奉而榜之珍世守焉爰綜傳註大義爲之補正而記其後

和韓遺訓圖記

方子在翰林以詩文來學者夥應手塗改語以得失之故一食頃可了三數輩卽師友下問亦不敢以媿嬰塞



責同邑璞函耳山兩君子皆淹雅宏達多文章課其子  
實君葆身支頤搖郝不耐改三數語以是先後問藝於  
余有離合余名以相戲少日幾曾眯目欠金豈計修金  
者是也歲己未余罷歸郡郭之西明年耳山葬予未克  
以會又明年葆身來視出所爲和韓遺訓圖求記於余  
和韓者和符讀書城南讀書詩也圖方幅不過只有石  
有竹有松二松覆亭亭有楯有檻一几堆書一手展卷  
若詔若唯蓋葆身於兄弟中最長承命最早當丙午試  
北闈侷得旋失今又十六年而僻痛未已未克試其詞  
旨卹然若不勝者余惟昌黎固賢特於仕進頗急是詩

及示兒詩皆元和十年官考功郎中知制誥時作示兒詩既以屋廬膳服之盛棊槩之嬉樂導之此則以潭府之榮勸其學以鞭笞之辱戒其不學符者昶小名也後亦登第以十二郎文考之昶生當貞元九年至元和十一年年十七利祿之見誠不無動於中然祿在學中我夫子亦言之誠以學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文而約其旨於一言一行由身而返諸心由身心而返諸性命性命無可學也學者何書而已讀書者何祿而已憶丙戌春余與璞函爲笏田先生題北莊課孫圖孫謂葆身葆身時亦十六七越己丑而笏田先生携至都就子學癸巳春

寶君隨子入蜀省璞函於軍中旋歸京師璞函以是夏  
死木果木之難越癸丑而耳山以覆勘文溯閣四庫書  
歿於奉天己未正初言事者撫少目難看文字欠金休  
問功名二語爲予視學順天時左證

御筆書飭幸無可指寶而止披是圖也用舍得喪之數  
友朋存歿之感師弟子離合聚散之情一時並集實君  
今守成都欲與言而亦不獲也識諸簡觀者毋亦有所  
慨云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玖

南滙吳省欽沖之簪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序一

徐郡丞西湖舊漁詩序

廁郡大夫之列畫諾而行無兵刑錢穀期會之重而尙以親於民祿之入又足以贍其家卽郡司馬亦美仕矣顧自唐及明多以是待遷謫之人人亦復以枝官自待觴詠所託意致不聊 國家慎重是選每由牧令叙遷其賢且能者不踰時輒守郡去則其人宜與熱官爲緣而筆墨之緣疑有姑舍焉者余竊於袖東灑然異也袖

東詩書畫各擅勝絕髮未燥鬢滿西湖上傾慕廿載始  
相遇於錦城時袖東從大府督饟金川木果木之變有  
部民舍所乘馬濟以出除詢其名不告而去於所治葺  
賈閩仙墓築亭曰瘦詩賦詩紀事和者數十家洎丞武  
昌郡權守郡者再以予秩滿還朝出其詩千餘篇乞爲  
論定懇然蔚然質而不俳華而不窳發皇在耳目之交  
而陶冶在性靈之始集曰舊漁殆自以掣碧海之鯨魚  
而不與翡翠蘭若同日語歟予聞袖東居西湖以松陵  
所稱漁具宜江海而或不宜於湖湖之魚其性與江海  
所產異謨魚經上下篇青笠綠蓑若將終老旣不以漁

終而又不能忘其舊故其詩不言漁名其詩則言舊漁  
且三百篇言魚止言釣不言漁石鼓詩雖言魚或以非  
周宣時作今袖東能其官直如漁者之知魚漁取諸離  
離之象文而明乃其詩不自以爲釣鼈之手而汲汲請  
定於予是中虛之德而爲漁於六藝之藪者深且遠也  
他日襄羊湖上予雖曾幸得爲松陵之倡和焉袖東其  
許我乎

霞蔭堂文鈔序

自予庚子秋視學入楚門人康舍人儀鈞以尊甫鏡溪  
太守文求序舟車案牘旣弗暇以觀明年秋甘肅冒賑

事覺第罪三等爲數溢萬金者死不及萬金戍黑龍江  
千數百金者落職視事如故鏡溪逮繫初獄未定遽引  
盡不與邀

聖天子法外之仁其文籍亦籍官儀鈞俟子還朝書數  
來訊前本存否此人子之私於法非有禁也乃予出之  
叢殘敗麓中遲四五年而始一卒讀者於情有不忍於  
法非不貸而立言不得不折諸衷也鏡溪治嵩開龍駒  
版牘莘上諸渠溉田五百十五頃課蠶課桑課百合取  
公私廢絕產立社學三十所治肅州立社學二十所課  
白楊榆柳十五萬餘本其未事也有議有看詳其既事

也有文告有條約有說有記示之以向之利病而圖之  
以經久人之自治其家與所以教其子弟不是過焉矣  
昔之人於所見利病凡所以治之方縷記緣起筆具纖  
悉固無意爲文也其傳之可以久遠者爲其事非爲其  
文也而樂天之記六井子固之序鑑湖圖記長渠記救  
災不得不謂之不文以鏡溪之心乎民而文足以達之  
其餘者亦多藹如仁義之言不幸而隨俗浮沉牽率取  
戾又不幸先自盡壹似天道有不可知行或有不能掩  
其言者記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又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鏡溪權蘭州僅百餘日所坐金較少設從



容對簿安知不落職視事如故者而隱忍自裁推其心  
蓋深痛夫入窻之爲非而不復以徼倖非立意較然不  
欺其素者而能若是乎予識鏡溪二十年身頡口訥無  
刀筆筐篋之智其所撰述足以入州縣提綱念退之之  
銘子厚言其賢而不沒其不自貴重之實故痛惜言之  
冀論世者引鶴鳴攻玉之義云爾

幽篁獨坐圖序

列蕉二松一朱藤冠其上修竹竿數百石盤陀枕焉衫  
裾颯如張琴自賞響泠泠與澗水和苔一童子囊四五  
錦軸屏息祇侍此無錫華慶冠爲

皇三孫寫真名之曰幽篁獨坐圖而省欽謹爲序曰篁之爲竹譜以爲體圓節促而質堅皮白如霜粉細者爲笛材大者船其筍以八月生其心實其皮黑而紫筍類蕃故竹類蕃然篁之名不見於經史記薊邱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注竹田曰篁與漢書篁中注同楚辭余處幽篁呂向註幽深也篁竹叢也王維居輞川以其田園之景景係一詩而竹里館第在十七旣曰幽篁復曰深林維之訓篁於徐呂爲近而未嘗以體圓節促者當之誠以篁之當竹較異於筠之不可當竹竹而曰篁殆猶淇澳之詩之云如簧者由剛強茂密之美進之於精純温

潤之良以是爲德之成不第以爲質之懿此古賢侯之  
爲學所以見錄於聖人而大學第引首章夫亦以瑟僞  
赫喧慎終如始者爲大人之學而獨寐寤宿者之曾無  
足以語乎此也京師雖有竹其連叢者寡汶篁移植或  
當時夸大之辭第受氣固殊得養必長又安見竹之不  
可以田吾聞境之靜者無如坐理之靜者無如獨君子  
慎其獨而主靜以立極譬則竹之有以自立而不改柯  
易葉於四時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裴迪之詩斷章  
而有取爾矣若夫以獨坐之旨爲未合乎佳興與同之  
義者則請以司馬公獨樂之園對

甌北詩集序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  
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泚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  
之傳抄撮人手有奪幟而樹之者泚然沮矣有如海之  
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睹記之所及心  
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開拓惟我所向一編旣出  
使人不名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于  
是乎成成於是乎大陽湖趙君雲崧爲予館閣前輩壇  
坵所至碎易萬夫間濶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涉  
歷風土之揚摧士馬芻糧之訊議與夫量移遷擢論養

歸柄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歐北集者刻成示予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句也又以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修序之九年之前旣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贅說也姑以其名集之議測之或曰交趾周駱越秦時曰西歐或曰今珠厓儋耳古謂之歐人君以領郡兩粵間勞心撫字不忍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早直機庭嫻內制旣入翰林

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鎮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予曰唯唯否

否君智計如鴟夷談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猶之缶鳴甌  
甄洞而甌北則猶之硯北也甌之材徵諸土候諸火其  
以爲深盥者從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自關而西  
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也其以爲小盆者從方言滂甌  
謂之盞其小者謂之升甌也甌於缶爲大而許叔重專  
以容升之甌當之猶爾雅甌甌謂之甌注甌甌小甌長  
沙謂之甌不知甌甄固部婁之轉而甌從區區實四豆  
豆實四升不得槩以謂小若甌若罍若瓶雖屬缶而亦  
冶金爲之在埴之土惟陶者之所甄在鎔之金惟冶者  
之所鑄君之爲詩各隨乎濃淡奇正短長高下之宜而

有以極其致屈步之蟲漫畫之鳥予方內愧而不敢以報焉然予不能有大家之才之學而心易夫名家讀近時諸家詩如君者不一二數矣茗香酒熟手是編而細論之君其不以予爲甌脫而棄之也夫

孟子四考序

曾子聞一貫之道以授子思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今七篇之書於反身曰誠於求仁曰恕三省之言不忠大學之言不恕中庸之言一言誠此物此志也司馬遷以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而稷下生著書于世多被尊禮其亦與於不知孟子爾矣况荀况王充李

觀馮休晁說之諸人變本加厲詆誣詬病若司馬光疑  
孟倪思以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變亂法度故  
光致疑孟子以見安石之言未可信而豈然哉翼孟評  
孟尊孟刺孟等書或傳或不傳然詳於發揮裔於徵事  
從史記者先齊後梁從通鑑者先梁後齊衛嵩謂自宋  
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蘇轍謂先事齊宣  
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  
爲卿繼復至梁陳士元謂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梁  
四十三年至齊後反魯居鄒慎覲王元年梁襄王立孟  
子自任往見復適齊赧王元年齊伐燕燕旣畔孟子去



之宋之滕而歸老閭若璩謂孟子晚始遊梁繼仕齊歸  
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歸老於鄒王懋竑  
謂通鑑据孟子以伐燕爲齊宣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  
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噲立又七年齊伐  
燕又二年取燕其年世若又不合於是以齊威王之卒  
於顯王二十六年增之爲卒於三十六年以湣王之立  
於顯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減之爲在位三十年第  
改孟子之宣王爲湣王則無處不合至孟子至梁當在  
惠王之後十四五年史記誤分惠王後爲襄王元年遂  
以至梁移之三十五年集註於首章旣從史記故於襄

王五年子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者皆不得不以爲惠王時事嗟乎讀書必以逆志論世乃以知人載籍極博難遽考信此子車表德趙岐以謂未聞而高誘有正孟子章句見誘所注呂氏春秋者經籍志亦未之及也海寧周耕厓廣業樸學覃思言必徵信茲出孟子四考一編曰逸文曰異本曰古注曰仕止其仕止一門謂孟子親老家貧始仕鄒爲士無舍其父母之邦而以草莽臣先至齊梁之理建首梁惠王章蓋以揭仁義之大旨而非其游歷之次故必審齊梁之世次而後有以定孟子之出處不特可以

釋朱子序說之疑卽萬斯同之斷斷然與若璩不一辭者不啻得所衷焉是書多引宋以前書予以近賢之說有可采故約舉之而以一貫之一卽誠揭諸首

冬集紀程序

往予主文浙闈得一卷甚閎實將入解額意五策必更異于人而策卷不至悵然題其文落之旣周生大業得解來謁言固從弟廣業耕厓之文其樸學若飲食嗜好之無弗至昨耕厓入解至都出前卷相質宿夢猶了了也耕厓所譔著舉足以補正經史之譌缺其孟子四考季漢官爵考予未暇遽序之頃示其自家至都所爲冬

集紀程者繫日繫地繫事舊聞今語都有以鏡其原本而審辨其是非集試之人衆矣烏帽黃塵冀倖一第自非三冬足用且有日挂睫而不之知者予觀古今紀程之篇自宋始夥編目者以入傳記雜史二類然交聘伴送動關朝典卽陸氏游范氏成大諸記錄其地分遠出舉子百倍故其書易以傳而槩無以覘所學若北征東征西征賦文選別爲紀行一門班曹原本楚騷大意祇在首尾潘安仁援据漸多議論漸拓後人紀行詩篇權輿在此第詩可蹈空錄必徵實行而紀有詩者十不一二焉行而紀有錄者千百不一二焉以耕厓之學是錄

曾何足以云而味之者雖禁嚮不啻矣於是乎書

仙壺蘭韻後序

歲丙午夏至前五日 皇六子質王殿下集三月以後  
倡和詩十六題五七律長律百十八首裝爲三冊名之  
曰仙壺蘭韻俾省欽序於後曰壺之器徑修七寸腹修  
五寸口徑三寸半容斗五升古燕飲講論才藝則集矢  
其中以爲禮而雅歌間之列子以渤海東有五山周旋  
三萬里仙聖所往來方壺山在岱輿員嶠之亞瀛洲蓬  
萊之上唐十八學士祇擬之登瀛洲而方壺猶不得以  
擬焉壺公費長房之事抑已誕已先中後三天毗依

御苑清華水木渺隔塵世 諸皇子仰承 家法論世  
稽古以通天地人三才之奧極萬物之變萬化之理於  
詩曾不足以云然而緣情體物無小非大士之由登瀛  
門選直其間者辱侍几硯雍容揄揚將比於小草之遠  
志而 殿下造次必儒引之同臭夫豈爲講論才藝云  
爾者伏見外廷諸臣白公事相見一問 諸皇子安無  
敢通一語者省欽幸因舊直出尹京畿會 聖駕駐  
避暑山莊 殿下留京總理以事示誦斯文要不過千  
百中之一二玉堂回首如在天上其能無執卷而思焚  
硯也夫

轅韶集序

今五言八韻詩自諸生歲科試鄉試舉人會試新進士  
朝考庶吉士散館皆用之而御試翰詹人員間用七  
言其體既易其工愈難其僅工是者工必不至是也其  
特工是者工初不止是也嘉定曹先生習菴未冠以詩  
鳴飛騰綺麗心折一世當集試名每亞予予深憾弗工  
而初意先生之未特工迨每讀一篇視諸體之心折人  
者無以異既讀他篇視一篇之心折人者無以異於是  
歎其學之贍才之敏鈞天廣奏聲輒動心自鳴春集七  
十二題外又得三百六十八首集曰轅韶殆自比於唐

虞之世之樵夫牧豎擊之而中之云爾嘗論樂之器簫  
爲細以細器之備見小大之器悉備故謂之簫韶韶之  
義曰紹曰繼曰美而其成有九故謂之九招庶尹諧之  
靈鳥儀之禹與湯猶循其樂之名後世所招徵招角招  
雲韶仙韶舉用是爲詡美若夫車前曲木鉤衡效駕茲  
鄭踞之而鼓宵戚叩之而歌其於韶詎有以中者而太  
和蒸被雅合節族感在草澤應在朝廟矧先生遭際  
聖明迴翔清祕茲集之成特如韶之有簫而祝敢搏拊  
琴瑟鼗鼓笙鏞玉磬石磬洋洋且盈耳焉然學者手是  
一編從而入亦從而出瓊瑤玉佩之詞與夫蕉萃搏豷



之想異曲同工不必病有司之失其傳而幾其學與才  
於十百之一二卽 國家中和之樂可傾耳而竊聽矣  
輪轅飾而人弗庸夫何患之有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曰華後稿卷之十

南滙吳省欽沖之篡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序二

杜梅溪翦餘詩草序

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文公之言也已  
被老元偷格律白文公之言也然奪胎換骨因美益妍  
古之人不以是見醜而反以見好此如蠶不葉不能以  
絲卵不伏不能以殼而論書家以廓填之法下真蹟一  
等轉益多師此言於我心實獲矣杜子梅溪好爲詩所  
居故詩藪所倡和曰夥詩格日雋上歲丁酉過桑乾河

或翦其冊以去乃於故篋舊樓抄掇舊萃益以近作編成數卷名之曰翦餘草而屬予論定之予讀甘棠之詩曰勿敗敗者敗其根曰勿伐伐者伐其幹曰勿拜拜者拜其枝葉愛之愈至故護之愈周而皆先之以勿翦傳以去詰翦爾雅以齊詰翦蓋翦之爲器微而其刃最利五兵之所施或不能盡其斬伐之力至於翦而一舉手間有交刃之勢白晝大都之間偷兒竊伺之以逞其伎而主者覷面不覺焉梅溪懲其害而名其幸存之詩蓋所餘亦已僅矣然作詩者深維乎二文公之旨而連之以神明幾見二公之所作無來處者吾轉願梅溪詩拈

來信手一如翦者之因利乘便而日工日敏俾讀者無  
自而得其緣始也梅溪仕矣賣刀賣劍固希慕之所手  
種之樹吾不知異時有歌勿翦者歟塞其請而援筆序  
之蘆簾紙閣間春風似翦也乾隆庚戌正月二十日南  
匯吳省欽撰是日也以白公生日於青浦王少司寇昶  
郎次修文酒之會並記之

春暉圖序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東野所爲遊子之吟也子  
以身遊父母以心遊心遊無方故身遊貴有方然有方  
而或無方此孔子以必有方訓之也物之微者莫如草

德之生者莫如春春之有暉所以濟雨露之潤而大其  
長養之功夫豈望報於草卽草亦安所爲報者王者之  
於天也曰大報天父母之於子婦之喪曰報服荅猶報  
也報之義通上下言之義雖主報究之末由以報故曰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之言猶蓼莪詩人之志云爾  
嘉魚尹子均亮以高才生貢成均及今四載母夫人倚  
望之而又戒之以毋亟歸于是作圖見志而名之曰春  
暉說文暉光也从日軍聲翻歸反輝光也从火軍聲呼  
韋反易大畜禮玉藻从輝易未濟从暉軍爲本音翻歸  
呼韋爲別音別音顯而本音較隱猶庶韻別出輝字詩

家多用之而說文之本字僅見諸是詩已耳春之暉不  
易圖而讀書成己以極之行道揚名其心庶有以荅之  
也尹子勉乎哉爲之序抑使予爽然失矣

馮氏宋史詳節序

余見呂氏十七史詳節爲正德戊寅建陽劉宏毅重刊  
本而李堅序之後見寫本宋史詳節遼金附焉凡六冊  
有金壇蔣編修超私印首尾決裂輕重失倫不知出自  
何手不及詳抑不成節矣宋史修於元至正二年壬午  
三月至五年乙酉冬經進潦草牽率每爲識者所病揭  
陽王氏有補莆田柯氏有新編而崑山歸氏臨川陽氏

祥符王氏舉欲刪輯以成一家之言歸氏陽氏書未成  
王氏書亦沈於汴今司勳郎中桐鄉馮君星寶開藩江  
右時倆呂氏義例於兩宋制度因革始末條其大意遺  
其瑣碎於贊論不盡采也於地理譜系諸圖不盡及也  
呂氏之書由新書摘其要而後遍及諸史故節而不詳  
君之書由諸史擷其腴而後專力於宋史故詳而後節  
其附論數則每則數十百事曰疎漏曰舛誤曰重複曰  
參差至駁正柯氏以北宋時西北全屬於遼並稱與國  
南渡後尤宜各自爲史不當以宋爲正統而附見遼金  
尤見史識君問又語余紀傳易節志表難節余惟志表

之難節以其文紀傳之不易節以其事君以紀傳之事  
入之志表而志表加詳以紀傳互見之文專見之一紀  
一傳而紀傳加節視蔣氏本固不屑以云卽世所稱呂  
氏十七史刪繁摘菁統異歸同者猶未足與乎此矣編  
史類者以之入正史毋以之入史抄而可哉

紫竹山房文集序

子束髮受舉子業嗜星齋先生行稿擬之議之有蘊生  
臥子次侯之長而舍其所短世所稱以古文爲時文者  
早之不足數也洎登館閣以後進禮往謁晤其容藹其  
言竊嘆能文章者必畜道德始而先生總裁續文獻通



考時子以庶常充纂修每有誤論推挹倍至偶見子桂嶺程文評泊之以謂館閣中有數才子未足以辱先生之知又烏足以知先生之古文而先生之古文卒未得一讀也詩賦論策近世謂之古文而唐宋時舉子所業詩賦論策歐陽公謂之時文文一而已以時文專屬之八股而文之非八股者遂名之曰古文其八股中不盡排比者詫之曰以古文爲時文抑知排比者耦不排比者奇乾奇也元亨利貞耦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奇也雲行雨施耦也奇耦之道本於陰陽陰陽具而道成奇耦具而卦成以道之不能外陰陽知文之不能外奇耦

特古今文人衆矣學博者詞不必宏詞宏者學不必博先生自進士舉大科雅愜人望其說經覈而不汎其論史公而不苛其詞賦麗而則其傳誌謹而嚴較蘊生三子者之古文殆掩而過之卽浙中丙辰詞科前輩其文之繁富容有過先生者而根極理要無以踰此焉矣言古文者其弊有二主法則潔靜爲名而義或近瘠主才氣則縱橫爲快而語或不醇惟先生行稿之推倒開拓故其古文之不矜使才氣又如此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先生其當之矣回首生平業不加進汝南月旦徒負負耳其敢泚筆而序先生之文姑抒其所見之一二

自華後補  
三  
以爲讀者告

南匯縣新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語多見而識識其大識其小古本作志是也周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氏謂若魯春秋晉乘楚檮杌而比近省志府縣志因之然志之名分繫之天文地理職官選舉藝文諸類而省志府縣志統及乎諸類以觀其通然失之冗者摭引不根失之漏者闕軼有間故志之修與作也其難等吾邑以雍正二年割上海分建時邑侯長興欽公璉據上海志鶴沙志撰縣志十六卷不載分野不專立藝文義例至爲明簡閱今六十餘年

生聚日蕃風會日盛民物之豐悴政令之張弛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不有傳焉意司牧者未以具史才抑亦邑士夫之耻也歲癸丑發春予在假持婦服聞款門者至則携胡侯志稿屬定伏讀累日嘆其事增文減所應有者盡有所應無者盡無史事如此卽吏事可知焉矣三十年前縣號難治民有摸金校尉之智士有鄧思賢之書擊斷鷲猛俗尙斯變雖變之者非必其道而其底於變也則同侯究心利病舉所以治之道一再致意爲農桑學校計至深且遠而余以衰遲孱病之身親見之而執簡序之爲何如厚幸也滙之名始自禹貢禹貢言

水以小注大曰入水力大小相配曰會惟彭蠡受豫章  
九水越大江之南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江處反爲江  
水所遏而不得遂送却而自潞曰東匯澤爲彭蠡言漢  
水入江以東迴爲大澤也曰東迴北會於匯言江水與  
漢所匯之彭蠡會也匯者迴也大海抱縣東南地勢旋  
折南派受浙水北派受大江水波瀾迴復潮汐激宕海  
底鐵板沙冠船至卽敗城踞要害貽樂利於無窮官是  
邦者手是編以周知夫疆宇夷險民物豐悴政令張弛  
之數而於治思過半焉是又侯勤施所在而邑士夫不  
能諱者夫

韓少農世系感興二賦序

韓與邗晉應皆武之穆詩大雅韓侯是已晉望梁山卽禹貢治梁及岐之梁亦曰少梁今陝西韓城縣是秦漢時爲夏陽縣境韓封內有此入覲亦道此其國之滅當在幽宣間故史伯之語鄭桓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鄭氏箋謂姬姓國固然謂後爲晉所滅大夫韓氏以爲邑者殆不然矣韓萬御戎見桓三年戰于韓見僖十五年晉人伐秦取少梁見文十年梁山崩晉侯問伯宗見成五年文成以前少梁尙爲秦地晉何由滅韓以封萬至其箋燕師之燕爲安近世陸氏奎勳謂由鄭氏不知韓

城所在因引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故  
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有韓侯城又引竹書成王十二  
年王帥師城燕錫韓侯命爲先祖受命之證夫韓在畿  
近不當遠役燕師第仲山甫城齊亦不必以周師應役  
韓土在秦韓原在晉中隔大河志氏族者乃以韓受采  
韓原列之以國爲氏之次殊不知以國爲氏之韓其後  
無考韓之可考者直以邑爲氏焉耳少司農畢節韓公  
鑠以諸生起家通判陟河東河道總督改今官嘗語子  
家世夏縣其故里曰麒麟閣韓家橋明洪武間令甲徙  
實默曾大父避兵入蜀失所攜家譜就其所及知者高

祖而降旁治下治作世系賦感興賦二篇一以述祖德  
一以自序而屬予言其緣起予惟賦者大夫九能之一  
古詩之流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其第一篇卽曰帝高  
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昭明所選紀行賦大旨類  
此或疑公遭逢 聖世顯親揚名非如古矢志之賢必  
以賦摠其惻隱而不知雍容委蛇發揮忠孝言之不足  
而長言之爲風諭之旨不競爲侈麗閎衍之詞其賦也  
其世譜其年譜也唐韓氏至宰相者四人而安陽靈壽  
亦代興于北宋夏縣自隋始置其氏韓者無考乃北魏  
韓麒麟累世有聞公之先名其閣而系之以橋如桐樹



韓家之目是未可知且麒麟自言出大司馬增增出積  
當其爲以邑爲氏之韓若指數也予之生後公一日相  
得故甚驩冀公之代安陽靈壽而興又自念二賦之作  
亦有志而未以暇也故以致疑于鄭氏者復于公並揭  
其體要以諗讀是賦者

送述菴少司寇致事歸里序

少司寇寇青浦王公長子六年去夏初予出禮闈公已

子假歸視墓是秋

上指數及公十二月二十日還朝 名對自陳耳重聽  
跪起亦遯常

上以公宣力久 諭致事而以春日行蓋公於是七十  
矣禮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致事亦曰致仕元正統間始  
定考察十年一舉明宏治中改六年其致仕之條曰老  
曰疾其後又改爲三年予通籍以來如陸閣學前尙書  
宗楷蔣侍郎元益錢侍郎士雲載莊侍郎存與皆以察  
典去而數公者未敢先期以老請公仰蒙 溫諭以禮  
進退蓋受 知固有殊者公起家中書直軍機自緬甸  
軍營入金川先後八年山魃木客之境矢林礮雨之交  
廟謨所指授邊情所論奏戰狀所賞罰檢勘屬繕期會  
嚴迫公並五官應之不稍舛畧嘗語予陳臬陝西時得

旨駐長武防石峯堡逆回有兵二百餘捉守而外傳羽  
書齋軍械護芻糧惟壅誤是懼又河南亂民秦國棟戕  
官亡命得 旨要之商雒之間三閱月就獲所部少所  
責專其難什百於軍司馬嗚呼此亦以見公開濟之才  
有勞而不伐矣公既自憲副而臬而藩進貳司寇其間  
宅太夫人憂築墳立祠立義塾訂錄湖海文傳詩傳青  
浦詩傳金石粹編五經攷異並自著詩古文若干卷憶

三二年前

上垂問古文作者再謹名公以對而前年春公偶疾使  
人走語予如不諱幸爲表隧之文予心媿以感比者三

吳風會趣向多歧始以輕華終以鄙倍其言之有物者無過一二人公歸而教於鄉提唱誘掖翕如丕變異時揚國華飭吏治是吾鄉之有賴於公較在朝之惜公去者輕重果何若耶昔孔戣致仕昌黎韓氏論狀留之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又曰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尙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所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今

天子得位祿名壽之全耄期不倦與天同體朝臣有八十以上者其過七十者踵相接也公之賢不下於戣而

優而許之視優而留之爲難遇子衰憊無補於職事  
明年考察而已焉將從公於漁莊蕩蕩間矣奚必七十  
哉

增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一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校字

序三

李載園杜梅溪時文合刻序

時文者唐宋進士科所試詩賦之名今之時文則宋以後之經義若唐試明經科裁紙掩經文之兩端僅帖中間三字令士之習是經者或舉全文或述注疏復口問經大義十條此又經義所濫觴也宋志言場屋經義之文雖無兩義必欲釐爲對偶請考官誠飭之以救文體是經義之有八股其體蓋猶之律詩律賦而與古無與

焉我朝監因往制以此取士士之業此者或務闡繹  
或尙揣摩窗藝闢藝却車而載至其得失之數自童子  
試而上以進士爲極而比近數十年中有文稿行世者  
不逮向者之盛非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也其鄙夷姍笑  
之以謂時文時文云爾者使之然也李子載園杜子霖  
溪生異吳粵而其舉同其官同官之地又同其談詩好  
爲詩詩之工亦同同官輒並舉之曰李杜夫李杜氏之  
詩莫尊于白與甫白與甫之行義雖未若喬固雲衆膺  
密之踔絕一世乃其詩固不止于踔絕一世故四李杜  
之目視三蘇李尤著今載園霖溪之詩其視白與甫吾

不敢知而自成爲詩則可知至其文載園渾淪而磅礴  
霖溪潤澤而豐美予今始讀而知之而序之抑予聞時  
文雖小道實經術之一端古之人多以經術飾吏治爲  
治者合于時而有以志乎古其可傳有更進者矣二子  
其然吾言乎

蔣氏家譜序

蔣以國爲氏周公第二子伯齡所封杜氏注左傳謂弋  
陽期思縣是鄭氏謂今光州仙居縣漢蔣詡蔣期宋時  
蔣恭以靈異封神然予考詡哀帝時兗州刺史而宣帝  
時蔣滿萬父子同日分符其著聞在詡之前至逐盜傷



額死吳大帝立廟鍾山其神乘白馬執白羽扇乃漢末  
秣陵尉蔣子文事蔣恭則元嘉中與兄協被收見原除  
義成令鄭氏誤以子文之靈異封神移屬之恭自古紀  
載之林非漏卽舛彼世之譜其族者繁稱遠引傅會遷  
就誣其所自出以上治祖宗豈不慎哉朱家角爲青浦  
巨鎮蔣氏自乾隆壬午雲鵬岷堂雲師檢亭兄弟同雋  
北闈其兄弟子維澧維淦于癸卯甲寅先後以北闈雋  
今年維淦成進士而檢亭宰宛平時子尹京兆稔知其  
治狀旣遷旋罷滯留未得歸手次高祖以下至從孫行  
名諱生卒作爲一表嘗言家故力田居崑山金家莊瀕

薛澗湖與朱家角距十餘里雍正初贈公遷焉世父遂亦遷此而金家莊自從曾祖以後今不數人人或他徙闕其所未知而可知者僅此七世燦然在目義例謹嚴異姓子不書女子子不書妾無子不書吾聞蔣望樂安卽期思故地江南之蔣義興晉陵最盛入本朝則數虞山乃四十年來朱家角一隅蔣氏以科名通籍黃散等者已至四人鵲起鳧藻門才之盛未有艾序其緣始觀而感感而起者不獨蔣後人爲宜然耳乾隆乙卯六月六日南滙吳省欽沖之甫

華陽敬氏家譜序

敬望河內姓苑謂黃帝孫伯康後鄭氏以姓苑多不經  
列之以謚爲氏之次謂出自陳敬仲秦有敬丕敬教父  
子凌氏姓統益以漢敬韶至明正德間洪洞敬汝忠十  
八人其間未有繫之蜀者而蜀苟氏則元豐間營州文  
學資陽聳紹興進士仁壽昌世及簡進士夔州全及綸  
明景泰舉人潼川天賦及發嘉靖進士太僕卿閩中穎  
子萬歷舉人萬朝嘉靖進士按察司僉事峩眉延庚天  
啓進士巴縣之祥他若中江允中以孝聞虎豹馴擾其  
父墓傍醴泉出其下通江惠溥兄弟以義烈死藍鄆之  
難至周有苟實苟參苟變漢有苟諫晉有苟晞苟廙梁

有苟濟而魏之若干顏以嚴毅清直爵建德男官司衛  
監洛州刺史改姓爲苟鄭氏据宋登科錄載苟氏四人  
惟全繫夔而師顏鐸繫滁州毅繫易州又謂苟出黃帝  
後河內多苟杞因氏凌氏謂黃帝之後奔苟突國因氏  
方氏通雅謂苟草名所居多是草因氏從苟不從苟苟  
訓刺支訓小擊敬有自刺自警之義從苟從支其從苟  
從文者後世之省筆也敬之氏分而爲三避石晉高祖  
諱者去文爲苟避宋翼祖諱者去苟爲文其著者莫如  
潞國公彥博或又改氏爲恭恭猶敬也予童時聞長老  
言鄰治華亭令苟君鴻儒有治行洎督蜀學華陽敬基

典停典試童子科以次入學食廩貢太學而停典以南  
溪縣訓導薦來都值其父文林君憂去君本苟氏爲  
華亭君從子子季父與君同舉乾隆戊辰進士嘗言釋  
褐引對時 上御丹筆於荷傍加文字遂入館職主  
文山右出宰江左先世故閩中獻賊之亂譜牒失亡無  
考可考者自高祖始百餘年來進士一舉人四恩貢拔  
貢歲貢凡四籍文武生者數人門祚單弱 賜姓則  
榮以追贈之義而追改焉不可謂非禮也故爲之數典  
以告

李仲節海門詩序

李子仲節自合浦至京師以詩聲公卿間既而試吏保定屢攝望縣其政聲一如其向之詩或且以詩之不復作作亦不復工也而仲節詩益工工者復不少去年冬示予海門集數百篇屬爲論定爰錄其尤者釐次四卷其未至京師以前詩不在是序之曰詩之用非直言性情也言性情者莫備于風風之正變政之失得係焉古之時以地分國以系譜世聲教固殊風俗不一然始之盛而後之或衰衰世之詩較之治世之音多且倍蕪抑其逸者不可以數計矣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而孔子兩稱誦詩三百者誦則倍文倍文則習熟習熟則深思而

心知其意由是以之專對能賦詩以之達政能作詩賦者賦古人之詩謂之歌詩而作則自己也仲節生一道同風之 聖世涵泳抑揚於漢唐來大家名家之詩纍纍成誦宜其所造日深於倫類見其性情於民物見其政治而音節之壯采色之鮮庶乎成一家而無多媿矣嶺南故詩數十子三家之集其間有失傳者以仲節之才與學等而上之其馳驟古人豈止其詩之云爾者卽以詩論亦可觀其志之不第刀筆筐篋而才與學有兼勝者夫

于役聯吟序

祁陽陳及祖寄吾崑山社羣玉梅溪令冀之南宮武邑  
嘉慶丙辰三月 上奉

太上皇帝祇謁

東陵自京師而薊而易若干里每十里一令督除道蓋  
故事也二子者克期偕作往返一月中唱和無虛日編  
爲子役聯吟一卷索省欽序焉序之曰役猶使也自上  
曰使自下曰役君子于役之詩說者謂寮友思念之作  
而召南之殷其雷一則曰莫敢或遑再則曰莫敢遑息  
三則曰莫敢遑處雷主號令王者政教所布動物而使  
之和故旱雷隆然震雷虩然而雷則殷然和豫傳者故



指之以爲興夫上之人播以和下之人勸以義也然皆其室家所作至陟岵三章始爲孝子自作而又以其父母之詞爲詞所由不得與四牡皇皇者華並列於肄三之雅耳茲二子之役其地適其期近當雷乃發聲之候景物暄韶民氣和樂意有所忻倡子和汝凡將父將母之懷雖四牡使臣不能幾其所遇之優而其他又何論矣詩者道性情者也揄揚忠孝不必在大也除道者多矣其有以二子之樂爲樂者乎願握管再叙之

陸璞堂適園灌畦圖序

吾郡陸文定公於明嘉隆間起家翰林以名德傾海內

歷尚書壽且百歲當六十而生侍郎彥章清門奕葉間  
舉科第而公七世孫光祿寺少卿伯焜亦以翰林歷侍  
讀學士改官吏部郎游擢今職仕學並優行復其始然  
年五十餘矣余交光祿垂四十年其間寓青厰隔一墻  
居者十年素心昕夕非適然得之者頃示余十年前所  
畫象並去年自題詩五章冲夷澄澹誠有以適於中而  
不求適於外露頂松下踞坐石上二鶴戢翼俯且啄一  
童盜水將灌菜一童伺其傍一童擘棹於井雜樹相錯  
疎籬繚之其門人桂馥以分書題之曰適園灌畦適園  
者文定罷南雍時所構自記以謂在郡城之稍南百步

作重屋以眺遠以其小自適故名者也園之址今不可  
考光祿居青浦朱葭鎮園之成蓋有待適之爲言偶也  
適然而園之不必有是園也抑常也常然而詠之若世  
德之有是園也自得之謂適莊子曰適人之適毋自適  
其適世之君子知自適其適以適人之適則其適可常  
知適人之適以適己之適則其適良偶文定爲江陵同  
年生避其勢燄故園居之日爲常光祿遭際 聖明  
始受文字之知繼掌功選之枋年力鼎盛縱有園而詎  
居之乃退思餘暇特以所適者寄之灌畦旣從而圖之  
又從而詠之吾聞二十五畝爲畦見史記貨殖傳註

竊疑一畝四十畦其名數過小而許氏以五十畝爲一畦則名數過侈殆承圭田五十畝之訓以爲言不若訓隴訓區者較得其實畦之種菜茹者曰圃圃必有樊故謂之樊圃園利少屢無穀故園屢二十而征一自夫習尙夸侈凡臺池鳥獸草木之盛儼於古苑圃之制特貶其名曰園而園故無此也予恐陋儒以園不當有菜畦而又美光祿之自適其適以詠駿烈誦清芬爰數典以復其諱

資陽張氏族譜序

今之所謂姓古之所謂氏也氏族至蕃而張王錢李之

氏又不啻十七八郡望所係歧中有歧大抵能言其遷  
祖而始祖之所徵靡得而信已蜀之張莫顯於魏公而  
潰符離殺曲端特以朱子厚於南軒曲爲推許尙論者  
多不之及子門人資陽張泰寧自言系出南軒其後遷  
吉安之泰和復遷湖南之新化新化之譜失傳而其前  
益不可以考惟曾祖朝言當吳三桂之亂扼南平連江  
諸隘拒賊新化人猶能言之王父開華於雍正初隨伯  
兄川東道副使大孝入蜀遂家資陽慕義嚮善毀家以  
紓人難而府君念終繼之買田租四十餘石置義渡分  
給書院養濟院又買租八百石分給四鄉之社倉生八

子三登仕籍泰寧次七今以校官膺薦來都年亦四十  
五矣因出其第五兄泰定所譜圖訓傳贊乞予爲序予  
思張仲孝友見於周宣王時之詩較鄭氏氏族典所引  
趙張談韓張開以爲皆晉公族解張字張侯之後列諸  
以字爲氏之次者先後且二百年又如鄭之子孔爲孔  
氏子孔之子孔張豐卷亦字子張彼其後寧不可爲張  
氏者是弧星賜姓之說固屬不經而鄭氏所考其果足  
以概張之爲氏者耶是譜斷自高祖而曾祖實遷祖於  
食不可以祧闕其所未知而徵其所及見視誣其親而  
冒稱華胄者何如哉泰和新化之貫譜未及書蓋其慎

也其曰族者高祖至曾元爲九族今斷自高祖而俟曾  
元之賢者奕世載德俾昌俾熾本是譜爲權輿蜀之言  
張望者卽移之資中也可

堦上海喬淦玉繩覆校